

795927 62点

愛 與 血

金 滿 成 著



現 代 書 局

1929



FUDAN JEZ000066582K 复旦图书馆

Rw677/07

愛 與 血

1928 4 1 初版

1—2000 册

1928 10 1 再版

2001—4000 册

1929 7 1 三版

4001—6000 册

不准翻印

每册實價大洋九角

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

同業公議
臨時增價一成



自從他的愛人不愛他以後，秦林是怎樣地失望，悲觀，以至於想用手槍往自己的頭上打去，這些瘋狂的行爲，現在都完全消滅得乾乾淨淨了。

他先前有一個很知己的女朋友，也許就是她罷，使他把那些痛苦的生活改變了不少。然而這位女朋友——菱妹——是有愛人的，是同她愛人已然訂了婚的，是對於他沒有根本的性愛的，是不能安慰他的……他對於她有甚麼希望？一切幻夢，現

在也都完全消滅得乾乾淨淨了。

在靈魂深處還與他遺留下的，那並不是過去的影子，乃是一種精神病，是一種報復狂；他無原無故地仇視女人，仇視一切人；他覺得一切人對他都是殘酷，冷淡，薄情，寡恩，誤會，隔膜……

也許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罷，一下使他墮入革命黨了。上前殺敵，這不是一件最痛快的事麼？把一切壓迫人類的人類殺盡滅絕，這不是人生最得意的事麼？因此，他脫下長袍，拋却筆墨的生涯，一變而為一個革命軍人了。

事情都如願了，不到一年，他由排長而升到第一營的營長了。家庭希望他成大功立大業，朋友們又都對他表示好感；然而他的心情始終不暢快。

記得是有一天罷，這時候正是盛夏的天氣，他同兩個朋友帶着手槍在福州的小山上去遊玩。前面忽然出現一男一女的影子在樹林中活動；女的

穿的是一件月白色的長衣，伸出兩隻纖手來攀着矮枝的態度，實在是媚媚得令人魂消。於是他——第一營的營長秦林——立刻就動了感情，立刻掏出手槍來；保險機關已然放開了，後面一隻硬手一下把他緊拉着：

“秦同志，你開玩笑麼？”

“玩笑？你看我立刻去打死她！”他紅着臉這樣回答了。

他恨女人，尤其恨女人的媚態；他認為在女人的媚態中，的確含了可怕的陰謀。剛纔樹林中的女人，雖然與他毫無過歷史上的關係，然而他莫名其妙地恨她，想讓她立刻死在他的面前乃為痛快！事情是不能如願，那女子已經轉過山那邊去了，而朋友的硬手還拉着他的手槍在。

秦林回了營中以後，總覺得有些不快活。恰巧郵差送來兩封信，他看了一眼，一封是菱妹寄來

的，一封就是家信；他才把意象轉變過來了。他先拆開菱妹的信：

“林哥：

怎麼你現在又換了一個新名字了！明字不比林字更好麼？……

來信說，你從此不願意再見北京了；這是爲甚麼？是因爲有我在北京麼？那末，你對於一個不幸的女子，似乎未免太殘酷了罷！

他對於我的愛情已經減少了一大半，我現在成了一個最痛苦的女子。這事外人還不知道，我只有告訴你一人，我想，只有你一人能替我表同情罷！

你現在的情形怎樣？行軍還快樂麼？你爲甚麼總不與我寫信呢？

……菱上”

他看完這信，沒有甚麼特別的感動，他只微微

笑了一下；這一笑，似乎是說：“你從前不是不愛我麼？現在你的未婚夫也不愛你了！痛快！循環報復啊！”其次，他拆開第二封信，他大笑了。這是他大嫂與他寫來的信。大嫂向這位七年在外的兄弟說：“三弟，快回來，回來結婚。”同誰結婚呢？哈哈；就同大嫂自己的親妹妹。大嫂鄭重替他們作合。她的意見是秦林在外面既然失戀，被女人捨棄，而自己的小妹又正當擇壻的年紀，這不是大好的機會麼？論年紀，論學問，論品德，論活潑的天性，他們倆無一不相稱。雖然不曾見過面，然而小妹早已佩服過秦林了。在秦林寫回去的家信，已於不知不覺間，暗暗地取得了這少女的靈魂。現在只差大嫂大哥的介紹和秦林的允許，事情就完全可以妥貼了。末了，在信尾，秦林的大嫂還加上說她的小妹龔英實在與現在的時髦女子完全不同，“雖然她也在男女合校的中學念書；她不是薄情的，她

不是忘恩負義的，她不是隨便愛男子而又隨便捨棄他的；她性情很活潑，然而並不輕佻；她說話很多，然而並不龐雜；……”

他讀完了信以後，還是沒有甚麼感動，只把信放在一邊就完了。

大概是過了一個月以後罷，他才寫了一封簡短的回信：又過了一個月，餐英小妹便變成他未識面的未婚妻了。

二

“唉，秦林？怎麼獨自一人坐在屋子裏納悶，還是去罷，她在等你呢。

——請坐，我不去了。”秦林慢慢地回答。

在秦林的意思，這地方一定是不能去了。每天晚上打牌到天亮，叫妓女來陪他們坐坐；錢是化了不少，趣味是沒有得到一點。然而他的朋友，——侯深的意見却不然，他以爲人生不過是一劇戲，演到那裏本來可以完到那裏；不過正在演的時候，總

不能隨便拆台。現在秦林與他的相知月紅的關係，正是拆不了台的時候，一定要去才可以完事，雖然挾妓不是軍人應有的行爲。

秦林有些活動的意思了，然而口頭還反對說：

“我不去，那裏到底有甚麼趣味？旅館裏面人又多……

——上她家裏去好不好呢？

——家裏？

——去是很可以的，打牌，又不另外化錢。招待比旅館還好些。”

.....

馬車已經放在門口了，這證明秦林是早妥協了。秦林一面換上西裝一面隨着他的朋友上了馬車；不消說是出小東門望南市場去。隔離兒的家，已經是只有一百步遠近了，秦林曾經想過一次臨陣脫逃；然而他還不曾開口叫馬車停止，妓館的門

口已經現在眼簾了。

雖然秦林是主位，但照例侯深走前面，進門時候；因為這地方，侯君是比較熟悉得多。上了樓以後，月紅瓦的一聲喊了出來：

“老秦，你來了！”

——是的，他來了，你的情人來了，你的愛人來了，你的寶貝來了，你的心肝來了，連朋友也不在眼中了！”老侯搶着說話。

“噯呀！老侯，你說那裏話，我們當姑娘的人，敢把那一個朋友不放在眼裏？”

——別理他，他是慣說笑的。”秦林拉着而且細摸着月紅的雪白手腕說。

月紅這時候穿的是一件印度提花綠色大綢旗袍。因為天氣有一些熱，鼻尖上時時有一粒細汗；汗似乎是香的，在秦林的鼻中；因為他不遲疑地靠着她的鼻尖就與她親了一個嘴。

“你覺得熱麼？——姨姑，把電扇開開。”

姨姑的頭上插了‘三把刀’的裝飾，秦林一見着她又想起許多故事來；三把刀，是代表貞潔的古風遺傳，現在這妓館中的用婆，差不多個個都插了三把刀；這，這就是打破“萬惡淫爲首”的舊觀念的表徵罷！

姨姑把電扇打開，羅紋的帳子忽然動了起來；坐在床沿上的秦林和月紅，居然有些才子佳人的風流意味；可惜月紅並不認識字，不知道詠詩；給這個頗有文學天才的營長作相知，到底有許多缺憾。坐不到十分鐘，果然秦林又覺得無聊了。未了，還是老侯說：“打電話約人來打牌罷。”

只是這一句，早則把妓館中全人掀動了；拿筆墨來寫電話的號數和姓名，拿着這號數和姓名去打電話；把桌子拉開，把白布鋪上，把麻雀牌嘩地一聲倒出來，把四個位子安放整齊，把電燈拉在桌

子當心去，……三把刀如穿花似的忙了半天，結果是朋友也來了，牌畢竟打上了。

李君張君自然都是老手，打上牌不到十分鐘，又寫條子去別的妓館叫了兩個姑娘來；一間小屋子中，立刻熱鬧起來；南腔北調地說話，已然很可笑；南腔北調地唱戲，更別饒一番趣味。月紅坐在秦林的身邊不斷地伸手去替他摸牌；秦林覺得在妓女們的萬分虛假之中，她希望他贏錢，這一點，似乎是不能否認的誠意。他於是覺得妓女也是有一點兒可愛的。

三把刀與月紅說了幾句土話，大致的意思，不知道說甚麼；可是不久另一張桌子已然擺滿了杯筷，這一下大家才明白了。

夜間一點鐘的時候，牌算是完場了，外面忽然下起大雨來；桌上的酒菜已經預備齊了，三個姑娘四個客人，滿滿地坐了一桌。鬻拳是姑娘們的本

領，四個客人三個都醉了；只有老侯還能說說笑笑。

老侯是一個滑頭，他自己絕對不叫姑娘，但他却慣於慫恿人叫姑娘；現在有姑娘的三個客人都醉了，他便乘時活動起來，摸摸月紅，又摸摸小釵，又甚至於把李君的相知金花抱在懷中，逗得她咯咯咯地笑。

“你愛老李，今晚上你就同他去睡覺，不好麼？”

——呸不要瞎說八道！

——昨天晚上早已睡過了！”小釵的聲音。

“……還合式麼？”老侯攀着金花的耳朵低低地笑問，金花一個不重的耳光打過來，老侯乘勢拉着她的手，又得便給了她一個親嘴。

“揩油不要太過分了罷！”秦林大聲說。

月紅走到床上去按着他的嘴，

“你少說些話，老秦，你酒醉了，好好休息一會兒。

——你來同我睡，我就休息了！

——好意思麼？這樣多的人！

——好了，好了，我們就走了，讓你們兩人去甜蜜蜜地睡罷！”老侯的聲音。說完，他居然不遲疑地出門下樓去了。秦林聽見老侯要走，立刻站了起來，要回去，無奈月紅死也不肯放他走；他於是轉變說：

“你讓我同老侯說兩句話，不可以麼？——老侯；老侯！”

老侯轉來了，秦林代醉後問他今夜假設在這裏睡覺，有些甚麼規矩。

“不要緊，你在這裏睡覺就是了。——剛才的打牌的彩有多少，你看過沒有？

——看過了。

——有多少？

——三十八塊。

——我看你再墊二十二塊，一共六十塊給她，就算不少了。”

他們低低地把計劃定了，秦林忽然增加了無限的勇氣；轉上樓去把李君張君及其相知送走了以後，不客氣地先自脫衣上床了。

月紅把電燈閉了一盞，剩下的那一盞，光線十分不充足；然而在這暗淡光色中，她的乳房更格外動人了。她把週身的衣服都脫了，只剩下一條短褲和一件極薄的汗衣；透過這汗衣，所有的肌膚，一條一條的曲線都露出來了。

上床後，秦林兩隻手緊緊捏着她的乳房，拚命的亂動；一種極端縱慾，極淫蕩的行爲，開始了。

.....
.....“別鬧！”.....